

陰符經真詮

陰符經真詮自序

百國古所傳書莫若陰符之精且奧也。其精也、義也、其奧也、文也。周秦書人每苦於難讀、況國朝
上者哉。書既難讀矣、而又弗深思、則安能解其義理、知其歸趣、所以懸斷附會、紛然莫衷、一且謂此
堯大訓陰符七國時書也。程正叔或股或周之。朱元晦直疑李筌所偽作。歐陽異齊謂此書獨川反
語而合於正。莫知何人作。胡應麟不知太公陰符鈐錄是周書陰符、此是黃帝陰符、以爲一書、謂是
蘇季子之所讀書。今載入四庫全書目錄子部者、有解一卷、角木題黃帝撰、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
諸葛亮李筌六家爲之註、此註蓋僞託也。其人殆亦胡應麟之流、以爲兵書而兼道語、故以善用兵
者如太公等數人附會爲註、又疑爲裨闔家所尚、加鬼谷子之名也。唐李筌欲是書之傳也、詭言自
至嵩山得魏太武時道士寇謙之所藏陰符於虎頭巖石室中、讀千徧未曉、有驪山老姥授以陰符
玄淺云云。其說幾似齊東。其所藏者寇謙之、故非兵家也。乃李筌又述之云、視其精微、徒聽內景不
足以爲玄、譬其至要、經傳子史不足以爲學。較其智巧、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蓋李筌者、有將相才、
雖爲李林甫所排、入山修道、而故習未改。賊。朱元晦疑筌之所自作而詭其傳、以今觀之、其義理之
奇特、朱先生且不能自作、而況李筌。唐初、褚遂良嘗書陰符爲小楷、或謂此小楷出於文徵明家、石
之眞僞難必、以此駭聽之、務使古聖賢所傳之國粹盡絕而後快。然褚公固得太極丹真人註陰符

於長孫趙國公無忌家焉。則又何以辨之。而唐之張果亦玄宗時人。曾謂陰符自黃帝有之。其文簡其義玄。則陰符之傳也久矣。丹真人與寇張皆道家也。故陰符遂爲道書冠。同光間石埭楊仁山先生文會。篤好佛乘。以所好註陰符。陰符又通於佛家之言。宋魏了翁言李翥獻博通百氏。深於易。爲好陰符。參同不懈。可知與易同用云云。要之。理雖相通。而佛自佛。道自道。兵家自兵家。陰符自陰符。而佛家道家兵家亦未嘗不可讀陰符以自廣。陰符蓋黃帝所得書也。其註此書者。李筌有太白陰符十卷。而其前丹真人亦早有註。是二種外。從來註陰符者。四庫全書目錄所載有陰符經解一卷。卽六家註。陰符經考異一卷。卽朱子所撰。陰符經講義四卷。宋夏元鼎撰。道藏輯要所載有十真註。通玄先生註。王道淵註。沈亞夫註。蒼匡註。又有元陽子頌與玄解。俱見斗集。通玄先生卽張果也。其言稍有近理者。然皆間多附會。鄭樵藝文畧載陰符註之目。有三十八部五十一卷。可見文人學士好讀陰符。以爲吾嘗讀奇書。然文義之未必了解。可類推而知也。朱子元晦所撰陰符攷異。未見所長。就註言註。不如楊先生立言雖未詳。猶可自圓其說。而通玄註亦道家之古註。楊氏朱氏張氏及魏氏數語。余間取之矣。其所以佩服此經而爲之真詮者。憶昔卯角時。先祖孳庭公授以舊書陰符。年事增。能屬文。又愛其文高古。千徧熟讀之。今二十餘年矣。試背誦。前後不相貫。不讀久。幾等忘却。適有友生因余道及陰符名。耳中未嘗聞。曰先生吾國最古之書何書也。余曰易象最古。次則陰符矣。遂亦命之讀千徧。爲是起予。乃探索其義。條分縷析其文。又取古聖賢書一一爲之證明。俾道

所道者、疑所疑者、謬所謬者、誕所誕者、攻所攻者、質所質者、一概而等之於穀首、以斬昭明經旨、不
負我古聖人黃帝有熊氏、且并以詔來者、解其惑、增其信、使知吾國上古之學有卓然如此、於以愛
敬悽愴、追慕洛誦、而不敢背非、庶幾道有所傳、卽其下焉者、或不致如唐宋人之譏妄乎、有志者愛
讀黃帝所傳書、推之黃帝之所遺斯民是愛、而又卽以黃帝之道教斯民、安斯民、愛國心真、清淨不
尚、此又區區之微意也。至其可與易象先後天相發明處、同文故來、聊見一二而已、猶有易象未全
廢故也。嗟夫、經文雖奧、言何嘗反、經義則實是純粹精也。乃於今四千餘年、譚陋如余、而顯有此真
詮也夫。庚申孟夏、無錫黃元炳自序於忘我齋。

陰符經本文

黃帝公孫軒轅著

本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一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一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一 火生於木、禍發必烈。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右上新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一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右中篇

靜者善聽、聽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一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懾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一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人以愚處乎，我以不愚處乎。人以奇期乎，我以不奇期乎。故曰：洗水入火，自取滅亡。自然之道靜，故大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右下篇

右經文可分為十一節，都四百四十九言。

引中篇

陰符本文，如上所載，誠古奧難讀，往往有如李空之誦千偈而不知其意者。蓋精簡使之然耳。因不揣固陋，為引中之，俾其文之面貌與今文不相懸遠。庶幾讀本文後得此引中文，畧知其歸趣，接閱真詮，不徒事半功倍，而且妙緒環生，達原左右，好而能樂，雖欲中輟，不能自已矣。至於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固不可以此引中文為究竟也。庚申孟夏，無錫黃元炳識。

觀大之道，執天之行，盡矣。天有五賊，見之者必昌。五賊，在於心，而施行於天。及至宇宙，在乎手，自然五賊亡，而萬化生乎身矣。天性者，即人也。而人心者，賊機也。我既識者，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發殺機，則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則龍蛇起陸。

人發殺賊之機，則天地反覆。大人合發殺賊之機，然後萬變乃能定基焉。性有巧拙者也，而
 可以使之伏藏不見。人之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者也。而貴可以使之動靜。咸宜知之乎。火
 生於木，而火禍發則必剋其木也。知之乎。姦生於國，而姦時動則必潰其國也。故知殺賊而以
 之修煉者，謂之聖人。

天生之者，天殺之，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然知天地人三
 盜既相宜，則三盜又為三才。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物則百骸理，動其機，心則萬化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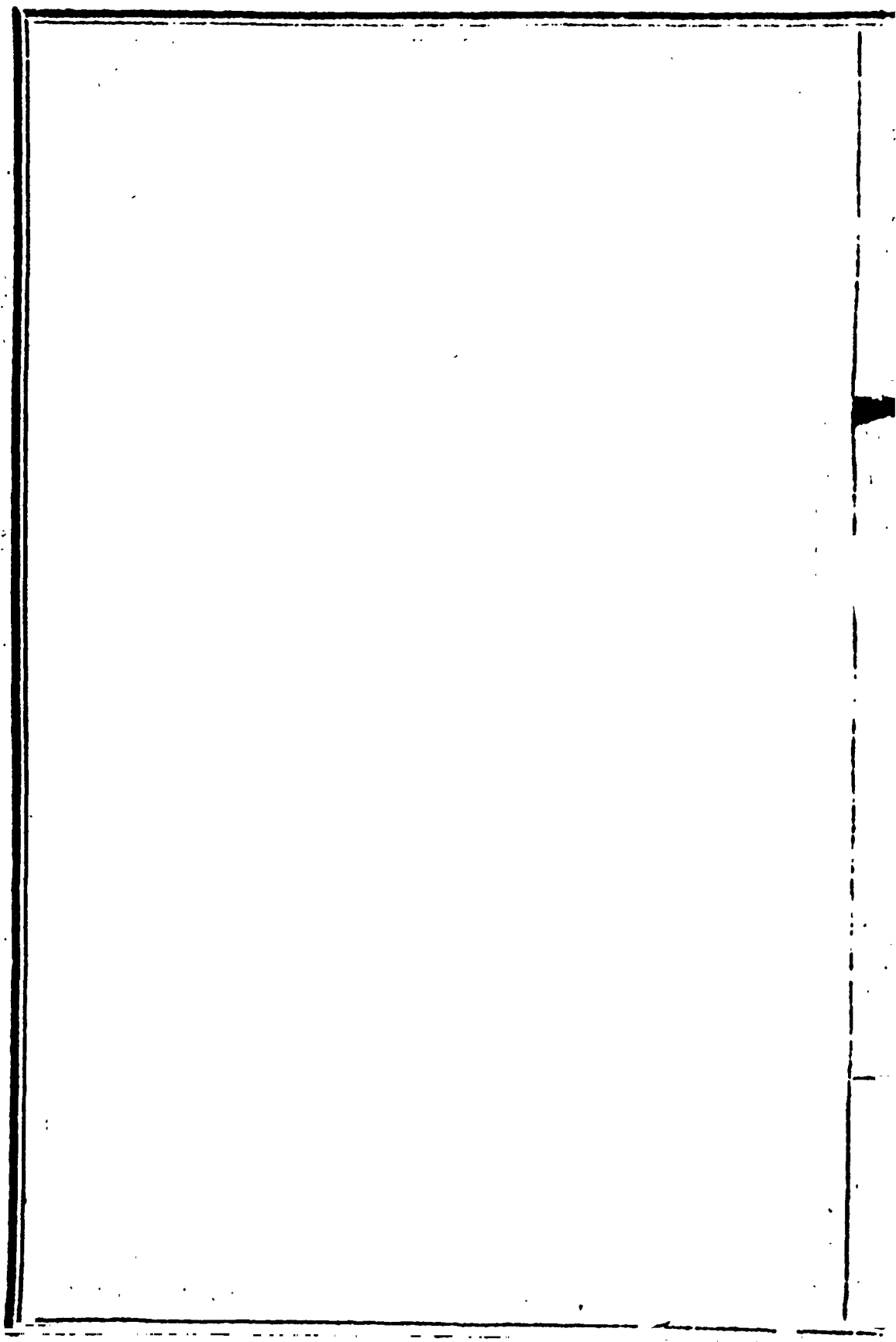
然人每苦於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夫日月有野數，大小有定，人何苦以爲神
 乎。而聖功生於是焉。神明出於是焉。豈非彰彰然，乃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所
 以君子得此盜機，不知殺，僅以爲奇貴之固躬，小人得此盜機，不知殺，且以之輕命。而迷禍也。

祥者善聽，僻者善視，如能絕其便利，於其一源之處，必有川師十倍之力。及三反川功，使
 如其伎之無間斷，自必有川師萬倍之力。蓋也。聽與視，心也。心生於物，死於物，其機在口。而爲賊，不

思人之無恩而大恩生乎。迅雷烈風之所加，物莫不姦然。而動此正可取法，而殺吾在日之賊機，以活

濟天機也。今夫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川之至公。云云，皆極精之辭。真人不遇禽之制在

氣五字而益賡續除無餘。試觀盜賊、彼以生者為死之根、死者為生之根、又以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助張爾爾、何可不殺哉。乃愚人謂以理天地之文理、自以為聖、是認賊作子也。我則不然、我以時物文理哲、又人自愚不察、反以愚處度聖人、我則不然、以不愚處度於聖、又人好奇心不去、反以奇期聖人。我又不然、以不奇期聖、而彼迷人、不與我同心。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於爾取律也。豈知自然之道靜、故大地萬物生、大地之道沒、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之矣。是故聖人知此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因人欲動而制之使順也。夫其所謂至靜之道、自然矣。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以異之。其奇器有六十四卦、成先天大綱、總名八卦者、與六十四爻總名甲子者之、神機鬼藏焉。所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而知執行之矣。



陰符經真詮

無錫黃元炳箋釋

陰符經

陰、默也。暗也。符、合也。國策、齊秦之交陰合。楊文會先生陰符經發隱、一妙合大道名之爲符。一經、常也。文心雕龍、三極稱謂其書曰經。經出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荀子、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天下篇、善世已爾、涉陵下、一則、俱誦經。老子、列子、莊子、後人尊奉爲道、德經、沖虛經、南華經、陰符解經、山來已久、亦如道德南華、學者欲求而解之。陰符經發隱、一經者、萬古常法也。默契大道之言、可爲學者終古之常法、故曰陰符經。

黃帝公孫軒轅著

黃帝以諸侯尊爲天子、代神農氏之後而爲帝、因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姓公孫、以生於軒轅之

丘、故名軒轅。著、撰述也。唐張果陰符經注解序、一陰符自黃帝有之。集仙傳、一陰符、一名爲黃帝天機之書。一陰符經發隱、考古之家、稱陰符經成于授之黃帝、或稱黃帝所作、或稱玄女、或稱風后、莫綜一是。中略、統觀經意、非大聖不能作。上古鴻荒未開、文教之興、始於黃帝。故老列莊所引用者、多黃帝之言。此經無論何人所傳、其微言奧義、必出於黃帝、故以黃帝作爲正。

老列莊祖述黃帝、每稱黃帝言、如無書、何從而祖述之。秦漢時多有治黃老之士、其所治黃帝書、蓋此類也歟。今以李筌張果楊先生之說斷之、故從同而爲黃帝、公係軒轅著。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視也。易觀卦之卦辭曰、觀觀而不瀆、有孚、顒若。常自在之、誠意未散、故顒若而觀。此觀字、卽誠意未散而常自在之意也。易觀卦傳、乾爲天。一指蒼蒼然有形質之天言也。詩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一指吾人之性天言也。以有形質之天、喻無聲無臭之天、如莊子消搖遊、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流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意謂有形質之天、在無聲無臭遠而無所至、極者之性天視之、亦同等於野馬塵埃。日光中之微塵曰野馬、雖未嘗言遠而無所至、極者爲何物、而卽以天混言之、然可以推

知之也。莊子在宥篇，「聖人親於天而不助。」又繕性篇，「道理也。」易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觀天之道，即下文見之者昌。執，握持之於手也。論語，「執事，允執其中。」易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執天之行以自行，勇猛精進而不止也。莊子齊物論，「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休乎天鈞，亦即執之者也。行，行其所無事也。孟子「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執天之行」之意也。執天之行，非執而不動，即下文施行於天。盡，竭也。無餘廢之意。孔子曰，「言猶今也。」天無爲而物自化，觀天之道，所以致中也。執天之行，所以致和也。盡矣，無欠無餘也。謂當日在之於喜怒哀樂未發，無聲無臭之時，靜如是，動亦如是，物來而順應之，其脾應之用，操之在己，欲如何即如何，便是天行而吾執之使行也。儘其天行，主宰在我，爲執天之行，非執持而不使行也。如是而體用動靜一矣。既爲一，安有餘，故曰盡。此二句爲全書之綱要。下文更應衍之。

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賊，害也。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書舜典，「寇賊姦宄。」今謂竊盜爲賊，強盜爲姦。此五賊，害人之意偏多，外來之意猶輕，故不言盜而言賊。目滯於色，則目生賊。耳滯於聲，則耳生賊。鼻滯於香，則鼻生賊。舌滯於味，則舌生賊。身滯於觸，則身生賊。是

爲五賊。關尹子五鑑，無一心，五藏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一易繫辭傳，一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其憧憧往來於胸次者，卽憧憧是此之賊也。朋從，卽賊與賊爲朋而相從也。今該括其朋從曰五。大有五賊，就常人而言也。常人舉性天而生賊，故云大有五賊。宋元晦陰符經攷異，一五賊，五行也。一陰符經發隱，一五賊有二釋，一就五行釋，五行者，水火木金土，何以謂之五賊邪？養生剋相仍，乃流轉之道。今專就剋而言，是以名之五賊。賊奪盡，卽顯真空。實返本還源之要也。故見之者昌，二就五塵釋。五塵者，色聲香味觸，皆從外來，殘害性真，故曰大有五賊。若見其元賊爲我川，故曰見之者昌。一見者，觀之先也。見之者昌，卽上文觀天之道。關尹子五鑑篇，一誠千年，俄可去。一又一字篇，二情冥爲中人，一冥而去之，故昌。

賊非美名也，聖人示人以大道，豈可用賊乎？若認賊爲子，則下文何必自相矛盾，而曰真生於國，時動必潰，又曰三盜旣宜，三才旣安哉。則殺機之殺，又殺何物耶？如下文之殺機是殺賊機者，則此二句果何如解之。蓋就常人之舉性天而有賊者言，其所有之賊，卽目見色，色成賊，而往來於胸次，以至身遇觸，觸成賊，而往來於胸次也。見其爲賊，賊跡滅，賊跡滅則自然賊反本而天道立，泰定清明，吉祥止止，觀天之道，豈有不昌者哉。故云云也。案宋乾德六年（是年改元開寶）刻石在十一月尙未改元也。袁正己所書陰符刻諸石者，天字上有一故字。

五賊在心，施行於天。

心指人心。陰符經發隱：「三界唯心。」又云：「此的，五賊之根元，以免向外馳求也。」五賊在心，即大學所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五賊在心，則天有五賊。施者，與之也。有主宰，而後可云施行。易乾卦大象傳：「六行雨施，品物流形。」又益大象傳：「天施地生，其益無方。」莊子天道篇：「雲行而雨施矣。」施者，執後而有事也。施行於天，即上文執人之行在。五賊在心，亦就常人言之。心成機心，故天有五賊也。如見之者昌，見而執之，執而施之，天所有者，皆非五賊，而施行於天矣。目之賊施與於目，耳之賊施與於耳，乃至身之賊施與於觸，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以目下句見莊子）無不捨却，而所施行之色聲味等與夫施之者物我渾忘，夫然後施行於天也。

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上下四方為宇。往來古今為宙。言宇宙，即言三世十方。管子宙合篇註：「古往今來為宙。」出之云者，古者於厖而往，今者於焉而來，指地言之也。陰符經沈亞夫註：「君子曉達真源，歸天

地在乎手。一此不通之計也。在乎手，斯在乎手矣。何云轉。然以宇宙作天地言可知。故探錄之。上下四方爲宇，而地獨無上下四方乎。往古來今爲宙，而天獨無歲推月移乎。然上下四方所定，天之不動可知也。古往今來體質轉，於是有歲推月移，地之本動可知也。手，人手，爲執行之喻也。言宇宙言手，天地人三才，人爲主。莊子天地篇，一天地雖大，其化鈞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一天地在乎手則鈞。萬化生身則育物衆多。見之者昌，而施行於天，自然萬化生乎身。觀以目言，執以手言，化以身言。三才固同化也。下文云機在目，此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下句重在人。莊子大宗師篇，一特犯人之形而翫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也。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遜而皆存。一。同此萬化生乎身也。故尻輪神馬，一往化而不昧昭明。萬化生乎身，身外化身，萬物皆備。故孟子云，一萬物皆備於我矣。陰符經發隱，宇宙句下註云，統攝無遺，萬化句下註云，一出生無盡。一

此二句爲全齊之歸束，亦即吾人修道者之歸束。若無此歸束，聖人亦不必垂教，而吾人亦不必修道矣。以其能窮今古齊小大，一死生，執乎手，生乎身故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中庸「天命之謂性。」莊子天地篇「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又庚桑楚，一萬物出乎無

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其人曠乎是。孟子一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心之本體爲性，佛家云去凡夫妄我，則歸於如來之性我，性我，卽此處所云天性人也之人。陰符經發隱，天性下小註，「法界體性」。通玄先生黃帝陰符經註，一傳曰，人謂天性，機謂人心。天性二字，若爲幽玄，今揭破以示人，簡直指之，卽此人而已。故無論動植飛潛，其本體之性，則皆人也。所以無論動植飛潛，不能修道，必至於人，乃能復性而成聖人也。常保此天性，則常爲人，及一落於人心，便入於機，漸爲非人矣。列子楊朱篇，一人有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心者，明昧相蒙，卽是迷學論語，一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忽欲其生，忽欲其死，愛惡無定，無有眞宰，如彼機械，澆拍而動，故曰人心機也。陰符經發隱機字下小註，「無明不覺，一念妄動」。天道本泯然而行者爲之，立之以喚醒其本原之眞，故曰立天之道。易繫辭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其在於天曰陰陽，其在於地曰柔剛，其在於人曰仁義，此孔子學先天之大道，在有形之三才中言也。此之立天之道，以定人，卽先天而天勿述，俾人能復其常性，斷絕其人心，全體爲天性。孔子以三才直寫出一先天象，此亦如是。先天象者，又及人，又及天性。立天之道，是成天性。莊子大宗師，「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真人卽道心，卽天性，卽既立之天道。立天之道，其立之之法爲觀。迷惑者，人心不定，欲人心定，難定，天道立，人心自定，心定人定，故曰以定人也。立天之道，先用觀，執天之行，且

先定。立則不妄動。定則不妄動。如用動。則萬化生乎身耳。易曰。天下何思何慮。一定也。

去其機。使機而未始出於非人者。未始句見莊子。還復於人。乃未始入於非人。見莊子。則天道立。人遂定也。定字。豈徒就內而言。外亦如之。內外一定。無間也。內無間。故聖。外無間。故王。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變定基。

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論語。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不悌不發。莊子養生主。一

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剛。莊子養生主之庖丁解牛。即明示殺機中節也。此機字。指人

心也。陰符經發隱。天發地發二句小註。顯依報非常之變。又註。一天地不自發。以人發而

發。但見人發。而不見天地發。是正報轉。依報未轉。又天人合發小註。依正全轉。此雖言

天地而重在人。人發則天地亦由之而發。中庸註。一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

地之氣亦順。即此意也。孟子。一梏之反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

不遠矣。一梏者。機械也。以殺機存夜氣。夜氣。平日之氣。喻清明在躬。即所謂不惑者也。莊子至

樂簫。一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明示輪迴之由於機心。又天地篇。一吾聞之

吾師。有機誠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

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
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所以必殺其賊機也。移星易宿。自有而反無也。龍蛇起
陸。自下而反上也。天地反覆。申明內外。兜底翻轉也。殺機之所用以殺者。是觀。天地反覆。是
外物雖不足以惑其內。而內惑之根未盡。故天人合發。內外之惑全去。而後萬變之基定也。何
謂萬變。死生。生。生。死死。人人禽禽。禽禽人人。是也。基定。則常為人。此人。是真人。即天性也。人
基定矣。再進而後萬化生於身矣。莊子齊物論。一死生無變於己。一基定故也。

此言殺機為立天之道。以定人之法也。案宋元晦陰符經發異傳。黃瑞節附錄云。一唐褚遂
良得太極丹真人所註陰符經本於長孫道國公室。以其書為非一人之言。如首二句註云。聖母
岐伯言。次四句註云。天尊真人言。以下皆然。間有與諸本不同者。如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
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諸本逸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當以褚氏本為正。一可見
陰符由來已久。非李筌所作明矣。如十真註。沈亞夫註。宋石刻。即其正已所書。皆無此八字。
文後上便財不通。而生元晦既從。山老姥註本與蔡氏本亦缺八字。其時物文理皆以下。又從
褚氏張氏註本。有十一句百一十字。取此遺彼。何也。乃其序文曰。此書為邪書。古書為真說。由
今觀之。何舊成燕說哉。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

玄符經疏

五

無錫吳氏藏

史記貨殖傳，「故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老子，「大巧若拙。」關子子，「惟篇，能雖至神，不
 離巧拙。」陰符十真集解，「大巧莫巧於造化，而莫知所為，豈不似拙。」許用氏黃帝陰符經
 註，「性有巧拙，巧者固宜伏藏，則巧者益巧，拙者尤須伏藏，則拙者不拙。」陰符玄解，「拙，實巧
 之作用也。」陰符經發義，「聖人之心與天地參同，衆人不能者，以巧拙之不同也。惟知所以伏
 藏，則拙者可使巧矣。人之所以不能伏藏者，以有九竅之邪也。」性有巧拙有二解，一以巧之
 拙言，一以巧拙對言。陰符經發隱，「妙智無住，名之爲巧。梁誠染著，名之爲拙。巧拙由心，而云
 性者，從其本也。智現則業誠伏，識生則妙智藏。」形體保神，各有儀則，其儀則有巧有拙，巧者
 才長，拙者才短，但無論性之爲巧爲拙，皆可以使之伏藏，而爲立天定人之始功也。或曰，性有
 巧反者，拙之作用，故可使爲巧爲拙者，一齊退藏於密也。
 上文云，天人合發，萬變定基，其發也，卽殺機之殺。其殺機之殺，卽鬼賊之見。鬼賊之見，是觀天之
 道之觀字也。其觀也，以性中有此巧反於拙之巧拙作用耳。卽與之以一切皆忘，而此觀常明明
 不忘之謂。觀之時，一瞬無巧無拙，豈非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妙川
 如此。

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

非子齊物論。百駭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知北遊。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言九竅指人也。儒家謂人爲萬物之靈。三才之一。佛家謂人身爲法界體。杜令此書雖非佛典。而東西聖人先後一揆。九竅兩目兩鼻兩耳。孔曰。目前陰竅。後陰竅也。或云。人中上之竅。人中下之竅。此天地交泰也。腠以上向前開宮。有機絨。腠以下向後。無機絨。不開宮。此天地定位也。邵子云。腠爲太極。又人禽之判也。九竅之邪。目口陰之用。不得其宜也。周禮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註云。一陽竅七。陰竅二。其陽竅。眼耳鼻口也。陰竅。前後陰也。宋玉賦。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邪者不正也。因不正而迷惑。故易復卦。及辭云。一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喪天君也。陰符經發隱。一三要者。目口陰也。此三竅最易起邪。動則隨流。靜則返本。一三要非三竅也。目口陰。如以竅言。則有四。故經文不言三竅而言三要也。三要有二。一謂目口陰。是四竅之三。要。一謂耳口。是五竅之三。要。陰符經十孔註葛玄曰。三要者。眼耳鼻口也。陰符發隱。竅雖九。而要者三。耳目口是也。知所以動靜。則三返而九竅可以無邪矣。目必視。耳必聽。口必言。是不可必靜。惟動而未嘗離靜。靜而非不動者。可以言動靜也。一並德寧。陰符本義。耳目口三者之機。俱在我自主。如或妄動。則人欲勝而天理亡。一易艮卦。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一莊子刻意。一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吾人用功、先使動返靜、次使可以動靜。其動使返靜者、當如莊子齊物論所云、嗒然喪偶、及人間世所云心齋、與夫大宗師所云坐忘、端坐一室、一念不起、如起、隨起、隨忘、以齊字忘之、久之、軀壳自軀壳、我自我矣。其使可以動靜者、順乎世、無意必固我、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即川之常而不邪也。如不於靜中養出端倪來、而以吾能非禮不視聽言動、巧僞耳、咸有耳、齊字以忘之、即是觀也。言從目、聽從耳、視從目、三要可動可靜、如邪不去、則無主觀、無主觀、則動靜二者不能云可以也。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

莊子外物、一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一即此火生於木、禍發必剋之義也。火生於木、喻機心之動也。發殺機之發、是當發、此之發、火發、是不當發、故云禍發。陰符經發隱、火生於木下小註、喻心起惑、禍發必剋下小註、一焦灼性靈、一又姦作奸、奸生於國下小註、喻身造業、時動必潰下小註、流轉苦海、一陰符經發異、一火生於木、有時而焚木、姦生於國、有時而必潰、五賊之機、亦如是也。陰符經十真解曾道沖頌曰、木為真性、火為情、怒火炎時、礙性真、惟有聖人修鍊得固、九祖險木、一姦、發隱作奸、五賊在心、賊機出則害心、故未復性之才、乃賊性之才、其人則國之姦究也、然則

可以熟習同用而皆有益者乎。曰：上文云：性有巧拙，可以伏藏，是已。木中生火，如國中生姦，合其之，以喻天有五賊，五賊在心也。故能時時守常，勿使有時不覺動而招流敗，則幾矣。

知之修煉，謂之聖人。

知之，知殺機也。亦即知觀天之道，亦即知伏藏，亦即知動靜，亦即知魁濇之可懼也。一知字收攝上文。修，修身修心，煉身煉心。煉與鍊通，使之精熟也。陳琳賦：「百煉精剛。」莊子大宗師：「其名爲撓寧，撓寧者，撓而後成者也。」此煉字與撓字有同意，如俗所謂經歷也。宋史隱逸傳：「陳搏來朝，宋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中畧。」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政治之秋，動行修煉，無出於此。一真德秀題跋：「大忠大孝，不俟修煉而得神僊。」此引陶弘景真誥中語也。通玄先生陰符經註：「一森生於國，時動必潰者，此言國對身也。身隨幻變，眼因色媚，神領在心，情慾交蔽，陽即下奔，動之必潰，却不知坎內真精，被姦穢潰之矣。」陰符經發隱：知之者，知其火與姦之爲害也。修者修其身也，有轉邪歸正之功。煉者煉其心也，以智慧火銷煩惱垢，有煉礦成金之效，可以超凡入聖矣。一孔子集語：「一心之精神是謂聖。」修，修治。煉，鍛煉也。知之而內修其身，外煉其行，使外物接於我者，無論順逆，心泰定而不動，是之

謂修煉。修煉之可以執天之行而成爲聖人。若但知而不行，仍是常人耳。

右 上 篇

案唐李筌曰：某入秦國，至驪山，逢一老母，授以陰符玄義，誡某曰：黃帝陰符三百餘言，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參演其三，混而爲一。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聖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小人學之得其術。云云。以此略分爲三篇。又滯於上中下及聖人賢人小人與道法術等之辭，真以爲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如十真集解，竟以上篇爲神仙抱一演道章，中篇爲富國安民演法章，下篇爲強兵戰勝演術章。嗟夫！陰符固聖人平實之旨，人徒知其爲奇書耳，而豈有隻眼識其歸趣者。然其所傳，全文自有三處結束，謂上中下三篇可，謂上篇說何事，中篇說何事，下篇又說何事，未可也。今從朱元晦先生楊先生之例，仍分爲上中下三篇，又變通之而列篇名之上中下於右，以示此分篇或爲後人之所分，非黃帝以來原有此分篇也。

讀上篇，知又可分爲四節讀之。自起處至萬化生乎身爲第一節。自天性人也至萬變定基爲第二節。自性有巧拙至可以動靜爲第三節。自火生於木至謂之聖人爲第四節。前三節每以後節解前節，而第四節則設譬以爲做賊也。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上文云觀天之道，又云立天之道，觀之即立之也。今天生天殺云云，則但言天道，未有觀也。蓋恐人不解天道，故再為引申言之。易說卦傳，一帝出乎震，序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一成乎艮，而又出乎震。此後天象之循環不止，生殺相尋，故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易，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一息即生，消即殺也。歐陽修賦，物過盛而當殺。一易序卦傳，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一曰有天地，非常存不變矣。故天生天殺，知天地萬物之無常。列子，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附，四時附。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一天道自生自化，故天亦無常也。此天道莊子以天賴示之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一天生天殺之道理如此。關尹子二柱篇，一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一蓋知其有而立之，則能出於生殺之機矣。道，天道也。道之理，即天道之理。

此使人知天道之不可從，而知生殺之當安定。雖未嘗有貶天道之言，然觀上文立天之道，觀天

之道、與下文天地萬物之盜等句、則天道之理之生殺、要當定之安之。定之安之、即執天之行也。此句乃下文之發凡耳。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

關尹子八經篇、一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亭亭、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言焉爾。一其天地不能留、直是天地盜之。盜、強劫而去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

夏與畏日爭、冬與嚴霜爭、畏日嚴霜、即天地以之盜萬物之具也。歐陽修賦、雙草綠緝而爭茂、嘉木葱龍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遺之而葉脫、一即天地以四時為盜之徵也。天生天殺、

即天地為萬物之盜。上文言天道、地兼在其中、於此言天地而可以推知。萬者、約衆多而為言也。故物曰萬物、類曰萬類、事曰萬事。易乾卦象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一說文、羸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一隋書高祖紀、五氣陶鑄、萬物流形。一莊子秋水、號物之數曰萬。一

關尹子二柱篇、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一天地人物、皆物也。故莊子秋水曰、一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一有死生、為有盜機耳。陰符經發隱、此言天地、即是陰陽造化之理。一此大地如

以佛學斷、即是三界。其天地人物互相盜、即六道中之所以死此生彼也。陰符經發隱、萬物人之盜小註、一承引意識、處處貪著。一又、人萬物、盜小註、一偏攬外境以為我所。一

陰符經玄解、一

萬物之榮枯。隨天地之運轉。故天地爲萬物之盜。人不能持守。被萬物殘賊。其眞性。故萬物爲人之盜。一陰符經十直集解對玄英曰。天地與萬物之生成。盜萬物以衰謝。萬物與人之服御。盜人以驅泮。人與萬物之工器。盜萬物以毀敗。一又許遜曰。萬物盜天地而生成。不知天地反盜萬物而衰老。人盜萬物以資財。而充富貴。不知萬物反盜人以勞役而致禍患。一關子子一字竊。一聖智遺迷鬼神不誠。一以迷故。爲盜爲賊。天地不但爲萬物盜。亦能爲人盜。萬物與人不但相盜。亦能爲天地盜。天地人不但能互盜。且亦能自盜。莊子大宗師。一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一如善生善死而行之矣。卽立天之道以定人矣。天地雖盜我。其如我之眞我何哉。是天地爲人之盜不必慮也。列子天瑞。一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一(中略)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一人爲天地之盜。又不能不盜者也。不必慮也。而萬物之盜天地。亦於雲雨滂澍山澤產育者見之矣。卽下文食其時百骸運動其機。萬化安也。未可云盜也。此互相盜。引申上文天生天殺。三才之不相安耳。天地人三者同爲物競天擇也。故易之序卦傳始於乾坤。終於既未濟也。憂患之世。相生相殺。古今同慨。所以聖人不肯以物爲事。心凝形釋。物我兩忘。莊子曰。忘而復之。遺世乎。乃救世也。若以爲天地非盜。且曰備大德焉。順世之語耳。不可不察。案宋石刻盜字下皆有也字。

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三盜既彼此相宜，盜而非盜矣。列子天瑞：「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陰符經發隱：「愚人攬外五臟以為己有，名之為盜。智者知其唯心所現，用不離體，則盜得其宜而三才安矣。」陰符經註王道淵曰：「此承上云三盜之義於此，故云三盜既宜者，此所謂有道之人一性覺照，萬理貫通，自能勘破一身四大是陰陽五行之氣假合而生我，則不被形縛。」邵堯夫先生擊壤集詩云：「既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通玄先生陰符經註：「三盜玄合於人心，三才順動於天理。」天地萬物之盜矣，人雖三才之一，言萬物人亦在中。今立天之道以定人，是人能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也。育位於中和，不為陰陽所盜者也。若夫為寒暑之所銷燬，年事之所增益，幼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如禮記所云：「骨肉藏於下，蔭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此形骸與生氣之為天地盜，乃天地之所宜盜也。又萬物人之盜矣，天地雖大，亦各為萬物之一。如中庸朱註所云：「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天地萬物位育於吾，又安能為吾盜。若夫莊子列禦寇所云：「上為鳥雀食，下為螻蟻食。」不必厚葬者，此萬物盜尸骸而食，又萬物之所宜盜也。又人萬物之盜矣，萬物無限，然各各為萬物之一。如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一順其衰而盜之，又人之所宜盜也。三盜既宜，

自然爲三才而安，是以云也。百骸，骸言身體之骨骼也。萬物之性，本互相愛，而漸向於一，能聚也，能散也。一落迷惑，互相愛者爲形體所困，反成互相吞啖之大苦。試觀故天地之萬物，大而麋象，小而螻蟻，飛者鷹雀，泳者魚鱉，何一而不具口以相吞啖者乎？人禽者，人之所當別者也，其別者在何？曰，在食其時，動其機。論語鄉黨，「不時不食」，時也。動其機，卽應物而不藏，取之以時也。守出在手，動機應物，非機心自動，而如上文所云之人心機也。萬化者，如易繫辭傳所云，「斷木爲耜，揉木爲耒」，（中畧）「日中爲市」，等等，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是也。萬化安者，雖川機械，以便民，而不用之以自相殺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一此卽利用五賊，起盜心，爲盜行，人盜萬物，萬物盜人，天地亦因之而爲盜，愈進化，愈相殺也。禮記之月令篇，擴而充之，斯知所以安之矣。陰符經，「放異，一天地萬物主於人，人能食天地之時，則百骸埋矣。動天地之機，則萬化安矣。」（中畧）時者，春秋早晚也。機者，生殺長養也。一 通玄先生陰符經註，「有若時然後食，終身無不愈。時然後動，庶績無不安。食不得其時，動不得其機，殆至滅亡。」一 列子楊朱篇，「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

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一 百骸理，萬化安，執天之行也。

此篇本重在執天之行，故此處言立道定人後之事功也。修齊治平，舉不外之，而尤重在理與安之二字。讀者須知古聖人愛人深澤，先示之以改過去惑，出一觀字以爲修身之實用，又示之以動體實腹，出一執字以爲治平之至要。俾知以道爲重，以身爲輕。人欲不肆，人人自治，而天下太平也。老子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深思之。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人知其神之神者，如列子所載，一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一及神巫季咸等，等是也。不知不神之所以神者，如下文所云，日月有數，大小有定是也。唯人亦然。人有臍而無尾，有臍故能言，無尾故無毛。毛也者，猶木之葉也。鳥獸有毛，故書之魏典云：鳥獸垂革，鳥獸毛毳。而人則以衣代之，別於禽獸矣。又如莊子所謂：一窳鹿合麋，螂蛆甘帶，鴟鴞嗜鼠。一禽獸互相吞啖，強侵弱，衆暴寡，物競求存。而人則以智聚化之，別於禽獸矣。又如易繫辭傳所謂：一古者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一則吾人之居處，又別異於禽獸矣。又男女有

別婚媾以時、師資學德、父子報功、孝悌親親、仁民愛物、日用尋常之間、無非使人自別於禽獸、而人未之察也。不神之神、莫神乎此、而昧者固不知也。列子力命篇、北宮子既歸、衣其性、獨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梁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垂其華轡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子聞之曰、北宮子之嫁久矣、一言而能悟、易也哉。一此為知不神之所以神者、宜東郭子之笑之也。關尹子三極篇、一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屨輿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一何嘗神、所以神也。此句亦為下文之發、凡下文即引申此句不神之所以神也。如列子所載游金、石蹈水火、亦神矣。乃子夏言夫子能之而不為、蓋所以神者在此不在彼也。案宋石刻作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數、曆數、定、界限之也。不能度其大小者、準之以曆數、則神明出焉。可以測其大小者、定之限、凡則聖功生焉。陰符經十真集解劉玄英曰、一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二一句見易繫辭傳、以象言者、日月也。以形言者、大小也。有象然後有數、故曰日月有數。有形然後有位、故曰大小有定。一陰符經發隱、日月有數、時也。大小有定、方也。衆人而知之、體至道者、即此尋常事理之中、顯

出無窮之妙用。於有數之中而能延促自由。後先互換。乃聖功所由生也。於有定之中而能大小
相容。一多無礙。此神明所由出也。方山講嚴論云。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常念。無邊利海。自他不
隔於毫端。非聖神其孰能與於斯。一 易繫辭傳。一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六十四卦成。章之德名。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一類萬物之情。聖功也。孫子。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
長。月有生死。一 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制兵。一
中畧。聖人師萬物。唯聖人同物。所以無我。一 又一聖人曰道。觀天地萬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
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一 易繫辭傳。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一 聖功神明。卽出於上文之三盜。既宜三才。既安而出生。先天而天勿違。後
天而奉天時。一以貫之。 日月有數。歲功成。大小有定。器用遠。 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聖人無
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一

聖人豈必居位者。見龍在山。羣龍无首。皆聖人也。聖功亦豈徒言聖人之功。神明亦豈徒言聖人
之神。明乎。聖功神明。皆天地人所自有。者也。能觀能執。能立能定。生之以時。用之以時。三盜既宜。
一才既安。而能聖功。生神明出。聖當於宜與安中深思也。故友沈祖藩云。風花雪月。天眞佛。大地

山河極樂邦，言穢土即淨也。如莊子逍搖遊，颺來北冥，化鯢圖南，聖功神明，莫大乎此。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盜卽上文三盜既宜之盜。機卽上文人心機也之機。盜機，盜心也。卽吾人刻刻妄動之心也。陰符經十真集解葛玄云：「至道無形，故天下莫能見。妙機無數，故天下莫能知。理於賢人，故君子得之固躬。亂於不肖，故小人得之輕命。」又頌之曰：「賢人窮理合虛無，得悟乾坤造化爐。下士只爭名與利，郊原邱塚是前途。」或曰：盜機爲有生以來所未有，卽先世之積習也。先世卽佛家所云之前世前生。一君子小人所同有者也。但君子得此盜機，用之於大當，且知其爲盜機而視之，視之卽見之者昌也。雖天下莫能見，莫能知，然君子則反躬體己，求知求見，以之自修，復性成聖。小人者，不但莫能知，莫能見，且以爲不必知，不必見，一任其所得之盜機，殉名殉利，賊人賊物。孔子言災人者人必反災之，如輕其賦畀之命，以與世界競爭，殺身敗家亡國隨之矣。（此亦一說）

列子天瑞篇所載東郭子論盜事，其國氏之盜，適等於此君子得盜機以固躬而大富者。其向氏之盜，適等於此小人得盜機以輕命而大貧者。未入空流，故不云空賢，而云君子。此等君子，亦不知不見，故云天下莫能知，莫能見。蓋此不能知不能見者，尙爲盜機，未爲天命也。陰符經發隱，一盜機因何要得，得之將何所益。豈知盜機非盜機也，乃家珍也。能見能知則名爲得。

無所得，盜亦非盜，機亦非機，客夢初回，歸家穩坐矣。」又、君子小人之稱，有三種不同。一者，正直謂之君子，邪僻謂之小人。此古今所通用也。二者，在上謂之君子，在下謂之小人。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也。三者，氣宇寬宏者謂之君子，心量狹隘者謂之小人。如經碑然小人哉之類，一足也。

固躬輕命，皆由於不知神之所以神故也。武帝曾言曰：精神入其門，百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列子天瑞篇所引）夫無意必固我，故不神之所以神。其字由在手，萬化生身，育位天地萬物者，國則建德之國，人則貌姑神人。神往華胥，化來西極，簡然而往，簡然而來，豈有以富利為固躬者乎。案宋石刻，作天下莫不見，莫能知也。宋高似孫子畧所載，作君子得之固躬。

右中篇

案讀中篇，知又可分為兩節讀之。自天生天殺至萬化安為第一節。自人知其神之神至小人得之輕命為第二節。第一節以天生天殺句發其凡，以天地萬物之盜以下三句引中之，而以三盜既宜四句揭示其宗旨也。第二節以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句發其凡，以日月以下四句引中之，而以其盜機也三句示其愚惑，而為三盜既宜四句之反也。夫此人間世，豈無可挽之使為聖域乎。聖功生神明出，即因其三盜宜三才安而來也。執天之行者，育位於內，亦能育位

於外。莊子云、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而此言動其機萬化安、蓋至人之心若鏡、不將不迎、物來而順應、物去而不留、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化者、一不化者也。古語今出、而不使三信有益焉。唯夫然、此人問世也、進化而益上矣。

瞽者善聽、聵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反晝夜、用師萬倍。

關尹子六七篇、目自覲、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僞之。一韓非子、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一浦玄先生陰符經註、一瞽者善於聽、忘色審聲。所以致其聰。聵者善於視、遺耳專目。所以致其明。故能上衆之功。一王道淵陰符經註曰、以世法言、人雖兩目皆聵、耳却善能於聽。兩耳雖聵、眼却善能於視。此謂世人貪心不止、隨竅所漏、遂於外而失於內。(中略)夫視聽之妙、非在眼耳、而實在神機之視聽也。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者、此言以誠性爲體、絕去利欲、清心一源、自得其處、無不吐。一聵者不用目矣、又偏聽於耳。聵者不用耳矣、又偏明於目。此常人但各利一源、而一倍之功、尚未有也。絕利一源矣、譬之以用師、有十倍其師之功夫也。關尹子云、一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一陰符經發隱、學人銳意精修、返流全一、六用不行、言息致絕、如同死。

人忽而爆地迸裂。本智現前。爾時慶快平生。是謂一返晝夜。夫絕利一源者。已用師十倍。此一返晝夜者。則用師百倍。如是二返則千倍。三返則萬倍。蓋愈靜而愈明。愈明而愈利矣。禪宗謂之三關透徹。卽此意也。一又曰。晝者。光明洞達。喻如智慧。夜者。閑寂淵深。喻如禪定。素問。平旦至日中。天之陽。日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一絕利一源者。知止而后有定也。日利於見。耳利於聞。鼻舌等皆然。各利於一源。而今能一概塗絕之。其功夫。將以用師。已有十倍其師之力量矣。如是定而后能靜。則百倍其師。靜而后能安。則千倍其師。安而后能慮。則萬倍其師也。定者。一念萬年。泰然自得。靜者。非此泰然者而無之。安者。動靜如一。非喪其一。慮者。智慧無滯。動之以天機也。定靜安三者。皆由昏昧入於昭明。故云三反晝夜。三反之功夫。非止知使有定之功夫。故分說之也。如用佛家語判之。則絕利一源。是前五識轉。三反晝夜。是意識末那識阿賴耶三識轉。卽所謂轉八識而成四智也。莊子德充符。一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一象耳目。絕利一源也。其餘亦兼三反意。

用師十倍。用師萬倍。非眞言兵機也。以用兵喻觀天之道之功夫。其力量比於常人勝過十倍。乃至萬倍也。如言有十倍其師之力量。百千萬倍其師之力量耳。用兵則有勢力。人皆知之。故以爲喻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佛家之言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物欲也。心爲物欲所牽引、則有生、死、大、病、而忽生、忽死。孟
子、物交物、則引而去之矣。陰符經、十真集解、許遜曰、道德之士、心不妄生、機不妄動。下愚
之徒、貪婪萬物、欲資於身、反被萬物所盜、而傷正性。是心生於物、死於物也。又葛玄曰、愚人
動生妄心、加於萬物、皆因目視而心生。故曰機在目。老子、不見可欲、使心不乱。見物而亂
故生死之機在目也。陰符經、致異、一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遂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
於物者、其數有九、而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者。陰符經、幾陰、既言用師、必知賊之所在、方
能高之機、即賊之田沒也。上篇、人心機也。心之機、難見、借物以顯之。物生、心生、物滅、心滅、生滅遂
物、安心無體、目之機、即心之機也。目見物而心隨之、人心之機、亦顯而可見乎。唯舍許佛偈云、
心本無生、因境有、與上句同意。禪宗云、我有一機、將目視伊、亦示機在目也。
十、死死爲物所累、不得自脫、皆因於目見而起。故云機在目。機、心機也。上文云、人心機也。目、賊
之機也。有此賊機、與接爲情、目以心動、於是乎爲天地萬物之盜矣。是則人心者、非其心、賊心也。
賊心宜殺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此以蒼蒼之天之功用喻殺賊之功用也。論語鄉黨：迅雷風烈必變。計：迅疾也。烈：猛也。

書好典，烈風雷雨弗迷。無恩，猶言無恩情。莊子曰：道與之貌，及則。莊子曰：夫故無情乎？莊子

曰：然。然乎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及則。莊子曰：夫故無情乎？莊子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蓋此如迅雷烈風之發，殺機絕不

用恩，要使之復於無情耳。人與人周旋往來，有中節。禮常入謂之情，智者謂之節。莊子

森然而相使，不以為賜。一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言民之動，作出於自然也。萬物皆然。風雷

益萬物，眾生。老子：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無恩也。至公無

私，何有恩。言迅雷烈風云云，有殺機，不仁，以賊為芻狗。陰符經：上真集解：玄云：一自

己天道謹守，無心即是無恩。又許遜曰：游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隨風雷，君子以申命行事。

（皆見易大象傳）一陰符經發隱：無恩者，斷除情愛也。大恩者，長養法身也。若就利他言之，即

是無緣大慈。（中略）起死回生也。一迅雷烈風句，亦可作執天之行解。

上篇言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中篇言大生天殺道之理也。今下篇言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

風莫不森然要。不外觀執而每下愈況，且不必言立天定人，而立天定人自見乎其中。無心無

恩，無恩便是迅雷烈風，便是觀執，便是殺賊也。案諸氏本，此下有制在氣三字，而無下文禽之

制在氣五字。李本則有禽之制在氣五字，而無制在氣三字於此。森然之下也。而諸氏本乃有上

文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可知二本互有小小缺文合之適成爲完時也。傳世既久，秦漢後輒轉鈔錄，遂致略有不同。今以彼補此，原文毫無缺漏，觀其章法之謹嚴，辭辭之間純，可知可信。計者宜深思力行而實藏之也。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

殺賊之後，自在逍遙，形容之則曰樂曰餘。殺賊之後，專志精一，形容之則曰靜曰廉。樂也，餘也，靜也，廉也，本無動也，而亦本無靜，活潑潑之性也。天性人也，即佛家所謂之真佛，道家所謂之真人。易繫辭傳云：「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能與此者，天下至神，性即易，易即性也。至靜性廉，寂然不動也。感而遂通，至樂性餘也。天之無思而大恩至，無思至私，大恩至公也。迅雷烈風莫不轟然，迅疾性廉，轟然至樂也。天之無思而大恩至，無思至私，大恩至公也。迅雷烈風莫不轟然，迅疾至私之用，轟然至公之驗也。執天之行者，風雷在握，可謂天之至私而立天定人，又用之至公也。陰符經十真集解施肩吾曰：「至樂無如至靜。」又集解：「天地氤氳，是至私也。萬物化生，是至公也。」天地萬物八字，見易繫辭傳二：「萬與揲同。如關尹子五鑑篇：「唯聖人能歛萬有於一息。」文子：「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韓非子：「制在己曰聖，不離位曰靜。」孟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一又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僂也。一又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制氣之法。卽孟子所云。一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一莊子人間世。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一於以可見黃帝之制在氣。卽孔顏莊之心齋。卽孟子之養氣。千古心傳在此矣。陰符經發隱。一會萬物爲自己。至私也。澤及萬物而不居功。至公也。一又一會。一古制心一緣也。一萬之制在氣者。以寓字引中執字。以制在氣引中觀字也。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一此思字。豈何思何慮之思字乎。卽以心思心之寓也。以心思心者。以心復心也。思卽觀。觀卽寓。思其無一念時之氣象。如夜氣之清明耳。

上文曾言莫不齋然矣。齋然卽活潑潑而長養者也。天性也。吾今更以莊子證之。莊子云。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一見至樂。一又云。金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一見庚桑楚。一又云。整乎大哉。獨成其天。一見德充符。一又云。古之人。天而不人。一見列禦寇。一又云。用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一見齊物論。一又云。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一見知北遊。然則此餘也。廉也。私也。公也。固方便言之。要在能擒其五賊。制而殺之於無終無始之一氣。而長養其活潑潑之天性而已。案陰符經考異。至靜作至淨。而註之云。至淨者無染。故性廉潔。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

生死句示迷惑之大病。恩害句示感應之妄作。感應因果也。生死輪廻也。有因果則有輪廻無恩
 害則無生死。恩害與生死相須也。示此生死因果者。使人知此生死恩害。如水火然。當逃避之也。
 易繫辭傳。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一中庸。一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一論語。一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
 曰。未知生。焉知死。言能事人。方能事鬼。知生則能知死也。而死後非無。莊子秋水。道無終始。
 物有死生。一又大宗師。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
 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養生者。
 乃所以濟吾死也。一又。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
 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爲撓率。撓率者。撓而後成者也。一又。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
 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疢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一又。且彼有骸形而無
 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一列子天瑞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一又。有生者。有生
 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
 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
 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能陰能陽。能

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屈能伸、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殞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又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一此偕終、即佛家所謂度盡眾生也。易說卦傳：一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言乎坎、成言乎艮。一齊與相見則恩、致役則害、生於恩、戰勞則害、成則恩、生於害也。蓋為物所役、身心受大苦、代謝者又不以毀為謀、而成於長也。是恩害相生、無窮期也。陰符經本義引金剛經曰：一恩謂天之生物、害謂天之殺物。一或曰：小懲大誡（見易）以訟受服（見易）皆恩生於害也、與脫輟、夫妻反目（見易）婦子嘻嘻、終吝（見易）皆害生於恩也。

無恩害、則去生死死生之根也。所謂無恩害者、物來順應之、未嘗於應物中有恩之或害之之心也。蓋恩害本非天性所固有也。莊子曰：參萬歲而一成純（見齊物論）又曰：有且宅而無情死（見大宗師）一死生無變於己（見齊物論）而況恩害之端乎。此特為人指破、而欲使人看破也。

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

中庸：「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論語：「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漢書古今人表第九等下下曰：愚人。言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者也。關尹子九藥篇：「不信愚人易。」易繫辭傳：「仰以觀於

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中庸文理密察，足以有辨也。莊子小夫之知，蔽精神乎冥淺。此小夫指愚人言也。大學一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二註，聖通明也。通玄先生陰符註，傳曰，觀天之運四時，察地之化萬物，無所不知，而蔽之以無知，小恩於人，以蒙自養之謂也。又王道淵曰，一愚人，以天地文理聖者，此言愚人，非是愚，蠢之愚，蓋謂有等學人，因聰明所障，彼文理所拘，竟不肯低下，參訪至人，只於外面尋紙上之文，億度天地文理，快說快道，他遂自以為聖，吁，何其愚之甚也。以有道者觀之，反為愚人也。易繫辭傳，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時物文理，如易繫辭所云，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也。時物文理，指八卦成章，六十四卦成先天象言之也。是時也，一時無二時，是物也，生物不測，文理，其種種之象，種種之聲等之理具也。於後天象，地水火風同合而成之人間世，不過於動其機，萬化安中，一時返成先天之時物文理，內聖外王，表裏如一也。幽尹子入鑄篇，一古之善操善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唯其渾淪，所以為道。人能體此聖功神明者，豈非哲人乎。哲，智也。對愚人言，故曰哲也。書，一澄哲文明。又，知人則哲。禮記，「哲人其萎乎。」

以天地文理聖者，逐外物以自多，如莊子天下篇，後人評惠子云，然施多方，其書五車，逐物而不反，窮響其聲，形與影競走者，是也。時物文理哲者，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是也。六爻相雜，惟其時物，欲見此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可於易之先後天象研究之。彼漢人兮，固常在於先天大象中也。案陰符經考異，感陵黃瑞節附錄云，隰山老母註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為古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註本，其下有二十一一句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採取者，政在此，今取褚氏本為正。其所以缺二十一一句者，蓋緣歷來鈔散之訛，不足據也。

人以愚處聖，我以不愚處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上文言愚人以天地文理聖，以多知多能為聖人矣。而聖人大智若愚，四字見老子，故又測度聖人為愚也。古人不言愚人，是愚人上一等之中人也。關尹子九藥篇，一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慰物，故愚。一又，聖人言聖以，所以使人疑，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痛。唯聖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痛則不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一聖人，我與事與道，且不以為有。如愚人，故人以愚度之。論語，一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一莊子天運，一恐故愚，愚故道。此亦如愚之旨，謂愚故近道也。聖人固有示人以愚者，故人以愚度之也。人以奇期聖者，不度聖人

爲愚。又改度聖人，以奇怪期望之也。列子黃帝篇：「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此一列子始學道，以奇怪聖之據也。又一黃帝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蜚蜚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中略）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中略）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一黃帝未嘗以奇自居，人亦不以奇期之，即可知吾國古時已曾臻文明極點矣。如有志者能求之於古，三皇五帝舊文明，可與古爲新也。又周穆王篇：「化人謁王同遊（中略）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中略）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中略）所坐猶榻者之虛，侍御猶響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晡，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此在佛家謂短劫攝長劫，延促任意，在回教（天方性理）謂之小中見大，人間世固幻，或謂「眞卽是幻，幻還有眞」，事理本然，何嘗有奇。周穆王亦未嘗自以爲奇也。陰符經發隱：「世俗之見，不達真理，見其靜，妄以爲愚，而不知其性離闇鈍，見其用大，妄以爲奇，而不知其性德本具。」若陸氏陰符經註：「道在不愚不奇，不愚不奇，中庸所謂『從容中道』之道是也。」

惟聖人能知聖人，或愚之，或奇之，所以爲常人之見，乃妄爲揣測耳。聖人無揣測之心，所以能知

聖人。案宋刻缺此二十二字。

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陰符經發隱「蓋以愚處聖者心趣昏昧故喻沈水以奇期聖者心含高舉故喻入火自取滅亡者消性喪真也。」或曰如上種種推測聖人不能實行聖人之道而以天地文理自舉則如自沈於水自投於火自殺其身也。寧殺已而不殺賊是可哀也故以此語警之。

以沈水入火譬生死恩害滅亡者銷鑠泯沒喪亡真性也。案黃瑞節陰符攷異附錄曰張氏註本云人以處愚我以不處聖人以期其聖我以不期其聖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今考道藏斗集所載張氏註本未見脫書而價多故曰二字於理為長特從之。至宋刻則前文既缺且并此十字亦缺之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自然之道非如佛家所斥之自然外道也。彼是一切放任之謂。此自然之道即佛家所謂本原自

以天首佛也。如如不動。故云自然之道靜耳。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上文云：人性人也。其人寂靜。天地位萬物育。故云：天地萬物生。易繫辭傳：天地位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下皆天地。中含高卑賤動靜剛柔方物吉凶形象，而不外天地。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剛柔相摩，一陰爻對一陽爻也。八卦相盪者，成先天大象也。鼓之以雷霆。震四離三。潤之以風雨。雷五坎六。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坤坎離顛倒不變，故重言之。而乾坤更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長七。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地一乾以易知，神以簡能。乾一坤八，先天大象成。此浸勝相推之事也。反晝夜之後，自有此種景象。雷發風雨等，皆藉外言之。以為喻。字出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造天地即天地之化萬物即萬物之莫非大順。故曰變化順也。又天地綢繆，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浸勝相推，化醇之事，非化生之事也。莊子：天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中界一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縉縉，若然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蒼厘氏陰符經：自然之道，無形無象。主宰其中，大地萬物之有形象者，俱藉以轉矣。浸者，山漸以進。勝者，迭為消長。通玄先生陰符經註：傳曰：自然之道，無為而無不為，動靜皆得其性，靜之至也。靜故能立，天地萬物，自然而然而也。伊尹曰：靜之至，不知所以生也。傳曰：浸微也。天地之道，體著而用微。變通莫不歸於正。微之漸，故能分陰陽，成

四時之至順也。又曰：聖人變化順陰陽之機，天地之位自然，故因自然而冥之，利自然而用之，莫不得自然之道也。——莊子大宗師：「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故能生天地順變化也。

天真常在，故云自然之道。靜者示其本靜，天地萬物皆其所本具，但吾人昏蔽遂妄，不能自覺，及其本靜，而天地萬物生於靜中也。此中天地陰陽又是活潑潑地，故以「靜」字勝「相推」字變化字等形容之。順者，順相推也。道家言逆之成佛成仙，大非細玩。上文有佛家所云之「淨土」在。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

老子：「道法自然。」淮南子：「因天地之自然。」晉書裴秀傳：「生而岐嶷，長指自然。」論語：「

忠恕遠道不違，施諸己而勿類，亦勿想於人。」以尚有揆度之心，故未免遠道，但作「彼己」如一，看之道，不如一，故云不違也。遠自然之道者，如以己出經式義度，以己見，莊子應帝王：「使人從己是也。」莊子在宥：「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徇徇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此不安其性命之情，遠自然之道也。

又、自而治天下、空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後人之心、將何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此可見自然之道不可違。關其手、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性、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感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汗然。其以性受之者、無妄念受之也。即制即觀即執。又、天下之理、小不制而主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先制後忘、忘則不違。因而制之、非謂之因是齊物論、是以聖人不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又曰、因是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又曰、無適焉、因是已。一制之、止之也。上文禽之制、在此引申言之也。淮南子、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去、此可以形容制字。

道自然之道、即道自然之道也。制者、制違逆之行。案宋石刻缺此十六字。

至靜之道、律曆所不能契、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臧。

此、千大道、聖人之靜也。目靜也。善故靜也。萬物不足以鏡其心者、故靜也。中、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間也。萬物鏡也。又刻意、而不變靜之至也。又庚桑楚、敬志之勃、解心之謀、去德之累、達道之樂、富貴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勅色理氣意、六者謀心也。然欲喜怒哀樂六

者累德也。夫就取與知能二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設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莊子寓言。天有歷數。地有人理。吾惡乎求之。不能求。猶不能契也。又徐無鬼。不可以有岸。不可以無崖。頡頏有質。古今不代。而擊可以虧。此指道而言也。又則陽。內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固資舍之一。此得道之後。成就後覺。不肯捨棄。與此示奇器使昭昭進乎象者。其心正相同也。奇器。或以指人而言。老子。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此亦以器爲言也。丹家有鼎器之說。乃就有奇器而擬言之。莊子。天地無爲而萬物化。一物各有象。是生萬象。又奇器指八卦甲子而言。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內卦三爻備。又以八卦作太極觀。兩儀之。四象之。八卦之。外卦六爻備。內卦已也。外卦人也。爻爻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又重之也。序卦可圖也。雜卦可圖也。後天六十四卦不可圖也。欲圖之。去游魂八歸魂八而圖之。後天象。先天大象之用也。而即在先天大象之內。莊子所謂一六合雖大。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萬物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一此先天大象動而非動。動如靜。靜而非靜。靜如動。人己如一。彼此如一。內外如一。一亦非一也。非靜非動。故易言至動之健。而此言至靜之道也。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今以奇器之六十四卦。總攝於八卦。而卽名之曰先天八卦象者契之也。甲子。以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壬癸十干。與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相配以成六十干支。而總名甲子也。登

辭約判、方可異弓、老少奇耦、凶吉之兆、於焉以判、而善之七七四十九、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掛之執之、歸奇之、何卦何象、而吉凶見也。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今以器之善、與契之也。就其感而遂通言之、故曰神機、神機對感者言、被感者固未嘗動也。就其寂然不動言之、故曰鬼、鬼歸也。遊魂之得歸者、鬼藏而寂然、恬定之至、固未嘗動也。

至靜之道、器以契之、八卦善龜也。陶安景鬼谷子註、私志於內、物應於外、若合符契是也。

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上文言天地之道沒、故陰陽勝。今以先天大象釋之、自復而頤而屯而益而震、乃至大有而夬、而乾、陽漸增而陰漸消、自姤而大過而鼎、乃至於坤、陰漸增而陽漸消、此其一也。（對象而玩之、易知）又或取六十四卦中任一卦如復、其第一爻變坤、數之以全象（先天大象）作兩儀觀矣。第二爻變情、以全象作四象觀矣。第三爻變明夷、以全象作八卦觀矣。第四爻變震、以全象作十六觀矣。第五爻變屯、以全象作三十二觀矣。第六爻變頤、以全象作六十四觀矣。六十四卦之全數也。合而為太極、復亦太極也。頤亦太極也。卦數浸長、象數浸消。（先天大象之分數）象數浸長、卦數又浸消也。乃任一卦皆太極、皆兩儀、皆四象、皆八卦、以至皆六十四、此其二也。又取任一卦乾變之、第一爻變姤、姤於數為三十二、於象為二。第二爻變遯、遯於數為十六、於象為四。第三爻

變否。否於數爲八。於象亦爲八。第四爻變觀。觀於數爲四。於象爲十六。第五爻變剝。剝於數爲二。於象爲三十二。第六爻變坤。坤於數爲一。於象爲太極。卽六十四卦全也。一、二、四、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對大衆數之自知。一此其三也。復示遞變。乾示疊變。變不外乎此二者。而疊變爲後天在於先天中變也。遞變則先天自變也。先天一陰對一陽。而未嘗爲陰陽。相補而渾同之矣。是莊子所云。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一見齊物論。環中。中也。是非兩行。示以陰陽。寓諸庸而爲和也。故上文云。天地萬物生。此至靜之道。乃以卦象或善繼示之。是陰陽相勝之術之器也。昭昭乎進乎象者。以器契之。聖人之象。亦可得執持而觀之也。道器之別。在人之行不行判之耳。陰符經發隱。以爲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是空如來藏。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是不空如來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是空不空如來藏。其云空不空如來藏者。直顯中道。與吾所示之遞變相準。餘之二者。亦一一相準。特於器之一字。神機鬼藏四字。未能確切而已。如吾之說。聖人卽道。道寓於器。卽器而見聖人。下學之。可以上達矣。

右下篇

案高氏緯畧曰。蔡端明云。柳書陰符經。書之最精者。普藏筆錄。余觀此書。非唯柳氏筆法。迥結。不類他書。而此序乃鄭潛之作。尤爲奇絕。其曰雷雨在上。與病旁達。浚其粹精。流爲聰明。四句精絕。

不似唐人辭章。以此斷之。陰符之久傳。又一證也。（見異攷附錄）
讀下篇。知又可分爲五節。讀之。自對者。善聽至用師。萬倍爲第一節。自心生於物。至禽之制。在氣爲第二節。自生者死之根。至自取滅亡。爲第三節。自自然之道。靜至因而制之。爲四節。自至靜之道。至進乎象矣。爲第五節。第一節以用師爲喻。第二節以風雷爲喻。皆示其賊機之爲殺。而第二節兼示賊之所在。及禽制於何處。第三節明目逐物之可懼。第四節明目育位之自然。第五節言八卦甲子奇器之可以契道。觀執二字。乃詳盡無餘蘊矣。

附錄

陸龜蒙讀陰符經詩

清晨整冠坐。朗詠三百言。備誠天地意。獻詞犯乾坤。何事不隱德。降靈生軒轅。口銜造化斧。鑿破機關門。五賊忽進逼。萬物爭崩奔。虛施神仙要。莫救華池源。但學戰勝術。相高甲兵屯。龍蛇競起陸。國血浮中原。成湯與周武。反覆更爲尊。下及秦漢代。滔弄兵亦煩。森張自休戚。仁尉無枝撐。狂喉恣吞噬。逆兇爭飛翻。家家伺天發。不肯匿淫昏。生民墜塗炭。比屋爲冤魂。祇爲讀此書。太極難久存。微臣與軒轅。亦是萬世孫。未能窮意義。豈敢求瑕痕。竹亦愛兩句。可與賈逵論。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方寸了十字。萬化皆胚渾。身外更何事。眼前徒自喧。黃河但東注。不見歸崑崙。靈短

若夜水。動若傾一搏。(見宋高似孫子製)

皮日休讀陰符經詩

三百八十言。出自伊祁氏。上以生神仙。次云立仁義。元機一以發。五賊紛然起。結爲日月精。融作天地髓。不測似陰陽。難名若神鬼。得之昇高天。失之沈厚地。具茨雲木老。大塊煙霞委。自顧項以降。賊爲聖人軌。堯乃一庶人。得之賊帝堯。擊見其德尊。脫身授其位。舜惟一隸民。元元作什器。得之賊帝堯。白丁作天子。禹本利人後。以功繼其嗣。得之賊帝舜。川以平降水。自禹及文武。天機略然弛。姬公樹其綱。賊之爲聖智。聲詩川競大。禮樂山爭峙。爰從幽厲餘。宸極若孩稚。九伯眞大能。諸侯賈虎兇。五星合其耀。自日下闕里。由是生聖人。於焉當亂紀。黃帝之五賊。拾之若芻菜。高揮春秋策。不可刊一字。賊子磨其新。森臣痛於望。至今千餘年。蚩蚩受其賜。時代更復改。刑政劇且侈。余將賊其道。所勦多詛毀。叔孫與臧倉。賢聖多如此。如何黃帝機。吾得多坎蹟。(同上)

高言孫陰符經評語

似孫曰。軒轅氏聖人之奧。洩神之謀。著得曰陰符。雖與八卦相表裏。而其辭其旨。涉乎幾入乎深。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通天下之隨。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軒轅氏曾有得於此者。堯舜禹以徠。皆精一危微。行所無事之時。陰符之學。無所著見。豈非行之於心。仁於天下者乎。湯武有誓。韜匱有兵。八陣有圖。遂皆用此以神其武。而況有風后握奇一書。又爲之經緯。

乎。此黃帝心法，而後世以為兵法者。是以此書見之兵家者流。殆未嘗讀陰符矣。嗚呼。將符之學。一乎兵，則黃帝之所以神其兵者，豈必皆出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故通其變，使民不備，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為陰符之機矣。其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此又出於義實之姿。人固有五賊，特莫之見耳。若能見之，何止乎昌耶。夫子曰：老而不死之謂賊。此之謂也。皮日休之言奇矣。皮日休和陸龜蒙讀陰符詩，有曰三百八十言，出自伊耆氏。皮氏所見，亦今本耳。

案評內引易繫辭三句，其第二句知仍用繫辭本文，唯機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於此經亦通。又子略所錄經文作天殺殺機日月星辰，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八字。莫能見作莫不見。又缺人以愚成聖以下三十字。又缺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遽因而制之十六字。而困窮作困窮。孔子曰：君子困窮，小人窮斯濫矣。濫即輕命之由也。但未及困窮之理長。孔子之言固不原於陰符也。因此可知陰符相傳之本各有不同，而似孫則斷為黃帝書，且云與易相通。真是千古隻眼。後人攻之，未將本經細玩滋味耳。

茲又將宋高似孫子異所載各家陰符經注之名目列之於左。

- 大公等註(二卷十七家)
- 七家註(二卷)
- 李筌註(二卷)
- 張果註(二卷)
- 袁淑貞註(二卷)
- 蕭真淳註(二卷)
- 黃居真註(二卷)
- 沈亞夫註(二卷)
- 任照一註(二卷)
- 蹇昌辰註(二卷)
- 杜光庭註(二卷)
- 陳佃註(二卷)
- 李靖陰符機(二卷)
- 陰符太無

傳(二卷張果傳得於馮嚴)○陰符正義(一卷唐李淳風)○陰符要義(一卷)○李筌妙義(一卷)○關山母傳(一卷)○陰符辨命論(張果一卷)○陰符玄談(玄解先生一卷)○陰符經(一卷杜光庭)○陰符十箇經(一卷葛洪)○陰符經疏(三卷袁淑貞)○陰符經頌(三卷太玄子)○陰符經(一卷無為子撰)○陰符說(三卷張彬撰)○陰符玄義(一卷唐張魯)○陰符丹經(一卷賈長房)○陰符丹經(一卷關山母註)○陰符經序(一卷)○陰符經訣(一卷)○新註陰符經序(一卷)○陰符五賊義(一卷)○陰符小解(一卷)○陰符大機經(一卷)○陰符解題(一卷)○陰符丹經解(一卷)

陰符經真詮終